

对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反思

李 新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筹), 上海 200433)

摘 要: 本文对俄罗斯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反思, 私有化没有提高企业经济绩效, 反而使少数人成为暴发户, 形成金融寡头; 经济自由化造成经济管理真空, 宏观经济失控; 货币主义政策最终使俄罗斯金融体系崩溃; 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来看, 俄罗斯经济本身不存在复苏的机制, 必须加大国家的投资力度。

关键词: 私有化; 自由化; 货币主义; 凯恩斯主义; 投资乘数

中图分类号: F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952(2000)04-0046-07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全盘接受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休克疗法”药方, 从 1992 年开始采取极端自由主义措施匆忙发起了快马加鞭的经济试验。然而这次试验没有经受住经济绩效的检验。对于从中央集权管理经济模式向所谓现代市场经济转轨来说, 经济自由化和产权私有化, 或许是必要的条件, 但显然不是充分的条件。对价格自由化的迅速反应是生产的急剧衰退、庞大的通货膨胀和超过生产衰退速度的居民贫困化, 造成了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瞬间把俄罗斯从一流国家抛向了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现在应当对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进行反思,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俄罗斯大国的破落, 是什么原因导致俄罗斯错过了繁荣经济、巩固社会稳定的机会, 经济运行的哪些基本原则被破坏? 这里有着深刻的教训, 值得我们很好地进行研究。

一、没有形成有效所有者的私有化

俄罗斯经济改革方针中体现的一个主要神话是私有化, 大部分国家财产加速转入私人手中被认为是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主要的或决定性条件。可以认为, 这一目标已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达到了, 甚至没有转入私人手中的产权, 国家也已经实际丧失了, 取消国家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从事商业活动的限制, 为瓜分国库开了绿灯。国家财产遭受私有化和非私有化部门联合力量的盗窃, 国家无力保护自己的财产, 试图通过违反私有者权利和纯行政手段如税收压力、操纵预算项目、拒绝自己的债务、直接参与“新所有者”经济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等, 对经济施加压力来补偿自己的损失。俄罗斯的私有化完成了摧毁中央集中管理的经济机制的任务, 它赋予了少数私人毫无控制地通过产权转移和对股份制企业实际控制来支配巨额国民财

收稿日期: 2000-02-14

作者简介: 李新(1965—), 男, 河南范县人,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筹)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富的权利。显然,这种性质的私有化不能保证建立市场经济主体的相互责任机制,来取代指令性管理经济中国有企业的行政责任机制。结果,政府私有化方针广为宣传的主角“有效的所有者”形象成了破灭的泡沫。

实现所有制形式多元化有许多不同的道路可走,经济增长的性质、收入分配和社会稳定都取决于不同道路的选择。例如,首先实行国民财富的平等分配,然后对有能力进行有效运作和使社会财富增值的人再进行重新分配。俄罗斯的私有化使每个居民得到一张私有化证券,看似社会公平,然而私有化证券的价格完全取决于它的主人是谁,有的可能换两辆或更多的“伏尔加”,而有的则只能换一瓶“伏特加”,对大多数居民来说实际是一文不值,这是一种罕见现象。私有化证券按原始价值出售而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因素,转让给各种投资基金也只是成了其领导人的礼物,他们与政府机关有着密切的关系,利用私有化证券为自己牟取暴利。更不要说第二阶段的私有化了,众所周知,所有在第一阶段暴富的人都在廉价收购社会财富。

俄罗斯私有化的前提条件是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需要大量的投资,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即必须形成大所有者集团。其实,大量的投资完全可以通过中小所有者集团集中其银行储蓄和投资公司等形式来实现。俄罗斯私有化的自然结果就是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超级富豪手中;中产阶级为数不多,并服从于暴发户的需要;大部分居民属于无产阶级,处在贫困线以下。因此,私有化只是加剧了价格自由化以后立即表现出来的消极趋势,对社会经济生活没有任何的积极贡献,经济主体也没有表现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的素质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建立为数不多的国民财富所有者集团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他们阻碍市场经济的主要动力机制——竞争,铲除老的并阻止新的竞争对手的出现,从而压制生产的扩大、成本的降低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在不稳定的社会经济形势下,暴发户倾向于将资本合法或非法地输出到境外,停止国内投资,他们还收买社会媒体和政府官员。这一精英集团的财富还在继续增长,其资本不断增大的源泉不是生产的发展,而是攫取垄断利润、国家预算资金、居民的收入和储蓄。

这里存在一个理论误区,即产权关系的主要问题似乎是所有者的地位和物的所属关系,只有私有产权才是最有效率的。这种观念没有科学的理论依据。世界上并没有给我们可信的例证来说明私有产权比其他产权形式具有优越性,难道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经济最有效吗?至于现代经济所特有的大工业,国家所有制要比私人所有制更具优势,私有产权只会阻碍其发展,对社会造成显而易见的损失:第一,许多个人为了保护其私有产权而必须支付相对更高的交易费用;第二,因人为垄断而造成占有者支付利息收入的负担。大家都知道交换价值符号垄断的事实,或者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货币经济职能的扩大从而货币作为流通和支付手段成为一般符号之后国家对纸币发行实行的垄断。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一过程和促使国家对产权进行垄断的因素之间划等号呢?要知道,随着产权的分散以及使用权和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彻底分离,所有权的经济内容会逐渐压缩到纯粹的符号职能。同时,经济制度的演变使“法人”假象的出现,这更说明所谓神圣的私有制是没有依据的。法人私有制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许多幻想之一,它只是在其隐秘的运作机制当中有着一定的地位。广为流传的关于私有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的观点也不符合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事实。私有制的历史职能在于促进分化的社会经济体系中经济的自主化过程,这一过程的基础是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现在这一历史职能已经消失。公司作为现代私营、国营和国私共营的主要制度,其基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公司这种形式多样化的根源在于所有权内部的分离和分裂,所有权与使用权、支配权、委托管理权等相分离。这些权利获得了相互独立地发挥职能的可能性。未来就是,所有权

掌握在公共政权手中的同时其他权利将在多元化的经济中不断地进行再分配。

二、缺乏有效管理的经济自由化

全面破坏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垄断是俄罗斯自由化、私有化改革方针的主要内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各种所有制形式企业之间展开竞争的新经济。各经济主体无条件地遵循“文明”市场的规则进行自我管理的自由,似乎是把经济提升到现代发达国家水平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但是如果根据“怎么想就怎么做”的理想条件来实现从指令性管理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轨,这一理论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改革的实际进程也有力地证明了国家不干预经济的自由理论是错误的。

同时,关于必须加强国家调控的争论中还有一个事实被掩盖起来了。在新时期的俄罗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没有比指令计划体制下减少多少,对经济的强力控制还在继续,只不过穿上了新的自由的外衣而已。然而改革的实际进程直观地证明了它的反面,即经济的管理水平在下降,从而形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和从上到下的经济可控程度之间的差异。近几年俄罗斯的国家干预仍在继续,而干预的效果则急剧下降。市场经济从上到下的可控能力受到制约,而从下到上的管理体制并没有相应地发展起来,没有这一点市场是不可能有效发挥职能作用的。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由于从下到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制度的职能的补偿,国家的干预职能在减弱。俄罗斯的经济中并不存在这种补偿,国家从上到下的控制力已严重丧失,这已成为阻碍市场制度发展的因素。

有一个问题应当特别强调,管理职能不能简单地从上到下进行授权。这样,作为交换就要将某种东西交给上面,而这“某种东西”不仅仅是履行法律,准时足额缴纳税收等,更主要的是基本的经济让渡,在达到某些社会目标方面与国家进行合作,为了社会利益而自愿地自行约束对私人利益的追求。这种合作的经济契约原则上不可能具有纯粹的市场形式。通过非市场亦非直接行政的手段调节其经营活动使制度沿着指定的方向发展,这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线。可以明确地说,这种制度能够比国家调控市场在更大的程度上制衡根源于市场机制的破坏性因素。俄罗斯从西方搬用所谓的团体主义思想来说明国家与企业之间在相互义务方面的合作以及雇主与雇工之间的社会伙伴关系。团体主义作为经济的社会责任制度体系只有与经济责任机制相联系才能带来好的结果。例如,用自己的资金并自行承担风险来实现为祖国服务的良好意图。否则团体主义就只能认为是官僚阶层、金融工业寡头以及追随其后的一部分雇佣工人团结合作抢劫预算资金和其他国家财富的理论招牌。

彻底的自由主义和坚决主张恢复指令性管理经济的保守主义者之间的理论争吵目前已被强大的俄罗斯团体主义大合唱所压倒,强调社会、经济和政治团结,为此国家应当全面促进各力量中心的形成并在国家的监督下不断成长。目前加强国家对本国企业的支持的呼声越来越高,以期经济出现转折。但是问题在于,在目前缺乏有利的投资环境的条件下国家用于社会发展的大部分资金被腐败官员和投机商人串通攫取,最主要的是这些被“私有化”的资金没有留在国内经济中运作,而是被输出到境外。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先进经济部门的扶持经验进行研究,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相应的计划是在有利的投资环境中实行的,财政支持直接进入到了有效的经营者手中。所以在结构改革的幌子下忽视这些绝对必要条件,国家扶持计划注定是要失败的,反而大大有利于争夺国家蛋糕的利益集团,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游说使政府采纳自己“特别有效的”计划,为自己控制的企业谋利,排挤竞争对手,成为安详地附着在国家身上

的寄生虫,如金融工业集团。因此可以说,俄罗斯的团体主义是瓜分国库的合资企业。

三、货币主义是破坏俄罗斯金融体系的元凶

迅速地由自由市场经济过渡使俄罗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表现出货币不足,如工资、退休金、国防订货、支付债务、投资和科学技术研究等,使国家严重丧失生机和活力。其实,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而不是由缺乏生产能力、原料和劳动力决定的。只不过是改革中新形成的经济机制不能有效地组合现有资源,从而创造出大量的产品和收益。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1990年俄罗斯的最终产品约有4000亿美元,而现在只有2000亿美元左右。工业和农业衰退的主要原因是企业亏损,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但是亏损还不是对某种生产的最终国民经济评价,如果它还创造增加值,这也是对最终产品特别是国家财政的贡献。所以亏损企业只要能创造增加值就有利于俄罗斯走出经济危机,企业技术设备严重落后,需要长期的大量投资和科技进步才能克服。

今天的俄罗斯货币信贷部门不是没有能力履行自己在这方面的职能,它完全能够保证有效地配置资源。货币市场上绝大多数的高息短期银行贷款完全是满足投机目的的,同时,银行体系本身也极不稳定,1998年8—9月间爆发的俄罗斯银行体系危机,其后果对全国来说是极为严重的,失去存户,结算体系崩溃,出现了新的经济“实物化”,恢复了资源配置的行政手段甚至票证制度。这种状况与其说是在把银行体系纳入市场轨道的过程中的具体失误造成的,还不如说是俄罗斯经济改革模式的根本缺陷所造成的。信贷体系大规模和多种形式地吞吃国家经济实力比进行生产投资带来更大的“回报”,由于产权关系不明晰,抵押程序不健全,导致生产投资难以克服的困难,整体经济不稳定,经常变化的通货膨胀预期也造成对长期投资效果错误的评价,同时国家在货币市场上不断增加的借款也导致利率的提高从而形成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此外,俄罗斯政府的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不影响货币信贷体系的运作,例如政府试图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解决所有问题,结果导致了政府目标的冲突:降低通货膨胀和稳定卢布汇率反而加剧了投资危机,出口减少,国内需求萎缩,生产开工不足,特别是在运用货币和财政手段对经济的干预受到约束的条件下,紧缩政策本身也失去了贯彻下去的可能性。当然,俄罗斯银行体系本身也存在着问题,商业银行已习惯于投机性投资,对这一可能性的减少缺乏足够的准备,许多银行背负着大量的包括来自国家的不良债款,对其支付能力造成严重威胁。这些债款的大部分是由于政府不负责任的金融行为如大量发行短期国债造成的,认为获得生产贷款而又不支付其生产订货是正常的事情。于是大工业企业普遍创办银行以期获得优惠贷款,这种情况自然导致这些银行的经营不善,迫使它们作出冒险决策以便补偿来自自己的特权客户的不良资产。此外,银行股东并不总是对其经营活动进行实际监督,结果银行主要热中于解决自己员工的物质生活问题和建立银行的外部安康形象。

应当指出,由于银行部门本身的特殊性(支配着千百万人的巨额资金,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货币经济局势),一般都由国家进行特别的控制。在这方面几乎很少有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因为其经济、社会、政治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例如,1982—1983年智利皮诺切特政府发现,由于仓促实行银行经营自由化和缺乏对商业银行信贷政策应有的监督,使货币信贷体系濒于崩溃,本国存户和外国债权人的利益受到威胁,不得不强行将商业银行收归国有,花了几年的时间才使金融局势正常化。

四、从西方经济理论来看俄罗斯的经济改革

俄罗斯 1992 年开始的改革并没有深思熟虑的理论基础作依据。被认为是改革的主导思想的货币主义理论的核心在于,在整个经济生活的自由化过程中国家对货币量的干预是影响经济的主要工具。然而,盖达尔、切尔诺梅尔金和基里延科政府的经济政策未必就是全面的货币主义政策,因为货币主义政策的基本要素还包括国家投资的必要性、调节信贷利率的愿望、结构政策的必要性和保护本国商品生产者等非货币政策。而俄罗斯政府从未实行过这些非货币政策,所以很难把推行的政策称为完全的货币主义政策,这并不是因为其中包含了非货币的因素(而实际上并没有),而是因为古典的货币主义考虑的是长期的经济政策,不允许急剧的政策转折和对经济情况的变化作出仓促的反应。俄罗斯的货币主义被迫作出短期政策,而运用的则是以长期经济稳定为目标的工具。实际上针对经济危机的急救药方不是货币主义而是它的对立派凯恩斯主义,而凯恩斯主义显然是不适合俄罗斯改革派利益的,因为首先国家应对宏观经济负有决定性责任,其次,社会妥协不仅要求依靠劳动者而且要靠对所有者行为自由和收入的一定限制。这显然是不符合俄罗斯改革派及其身后社会集团的思维的。

货币主义的创始人 M·弗里德曼对货币主义下的定义是货币需求和供给的理论。需要指出的是,弗里德曼的所有理论都是以严格区分长期与短期以及长期增长与周期性波动趋势为基础的,他正是依靠近一个世纪几个周期的资料才得出自己的结论的。弗里德曼发现,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和对货币的需求变动在长期当中和周期内部并不总是相一致的,他建议从长期趋势出发来采取减轻周期波动的政策,从而忽视了影响货币需求的利率和工资等因素的作用,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积极的信贷政策,他的经济政策主要就是调节货币量。而俄罗斯并没有经历近一个世纪的资本主义连续发展的过程,只是经历了 8 年连续衰退的市场化改革。从 1992 年改革开始,大多数劳动者固定的有保障的收入迅速地变成了易变的和难以预料的。代表前期平均收入量的弗里德曼的“预期收入”,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在俄罗斯的实际生活中显然是不存在的,没有这一点弗里德曼创立的对货币的稳定需求概念就要破产了。

俄罗斯货币信贷政策针对的是短期经济现象,这正是凯恩斯主义研究的对象。凯恩斯主义主要研究了以下问题:非充分就业的原因,影响储蓄和投资的因素以及投资不足的原因和后果,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和后果,决定收入当中消费与储蓄比例的因素以及影响这些因素的途径,净投资与折旧的相互关系,决定利率的因素,投资对资本效率和利率的依赖关系,投资、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乘数理论)以及影响这些关系的因素,货币量对利率的作用机制,决定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因素及其克服周期性波动的能力。这些都是俄罗斯经济目前所面临的问题,非充分就业,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储蓄与投资相脱节,折旧与其使用不相符,贷款利率与生产投资效果相差悬殊。凯恩斯主义或许能够解释俄罗斯经济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俄罗斯经济危机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时间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方面凯恩斯理论有两点是很重要的:对摆脱危机的条件的分析和对收入乘数机制的分析,亦即经济增长机制和影响这一机制的因素的分析。这或许对俄罗斯连续 8 年经济危机之后是否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摆脱危机这一问题找到一丝答案。

1. 在生产衰退的情况下,消费不会以同样的比例减少,比如生产与收入,因为随着收入的减少,储蓄比例会下降,而消费比例会上升。这一规律是由人们倾向于保持习惯的消费水平决定的,政府对失业人员的物质支持也会促使其维持原有的消费水平,所以相对稳定的消费需求

会制约危机的加深。在增长时期,消费要比生产和收入增长得慢,相应地储蓄会增加,所以消费的稳定会制约经济上下波动的幅度。对俄罗斯经济来说,1992—1996年消费的下降不比生产少,目前工业生产只相当于1991年水平的40%,平均工资为30%,储蓄率没有降低反而急剧上升了(这主要是因为收入差距拉大,对未来失去信心),况且这些储蓄并没有转化为投资,这就更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所以,消费的相对稳定性这一最重要的稳定因素没有起作用。

2.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投资的增加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和现期利率的关系,利率是一个保守的比较稳定的变量,它的波动受制于已经形成的社会习惯和观念。容易变化的是资本的边际效率,它相对较小的变动也会造成投资较小的变动。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投资的波动不会很大以及整个经济的相对稳定。对俄罗斯经济来说,1992—1998年利率经常发生跳跃性的变化,同时资本边际效率大幅度下降,对于利率的稳定的社会观念和习惯还没有形成,几天之内利率就有可能上升或下降一倍,在利率水平和假设的大规模投资盈利率之间形成了难以克服的差距。这种情况下,投资的下降不是适度的、有节制的和可以逆转的,而是急剧的、不断加深的和持续的。换句话说,俄罗斯经济中不存在阻碍投资下降的机制,即相对稳定的利率水平和稳定的资本边际效率。

3. 凯恩斯把货币工资水平的稳定性看作是决定消费进而决定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因素。凯恩斯时代生产衰退伴随的不是物价的上升而是下跌,所以货币工资的稳定性就等同于实际工资的稳定性。而俄罗斯名义工资的稳定性已失去了作为稳定因素的意义。

4.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资本边际效率与投资的变动呈相反的方向变化,如果投资下降,资本边际效率会上升,因为由于规模报酬递减规律,对盈利率高的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以后对盈利率较低项目的投资就成了不现实的。所以随着投资的不断减少会刺激未来投资,从而会在较短的时期内促进经济进入回升阶段。俄罗斯经济经历了由于初级资源价格变动等一系列因素导致的实际经济部门盈利率长期的和持续的下降,所以有理由认为,这一制约投资长期下降的因素在俄罗斯经济中由于实际经济部门盈利率下降的总趋势而失去了作用。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俄罗斯经济本身并没有形成摆脱危机的机制,也没有迅速形成这一机制的经济和心理上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加强国家的投资和国家对利率以及投资收益率等的干预。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投资的增加可以带来全社会收入和就业多倍的增加,这一乘数效应的原因在于,由于投资的增加劳动者收入也增加,从而对消费品的需求会增加,进一步刺激生产规模的扩大,带来新一轮投资的增加。投资的乘数效应把某一部门的增长与整个经济的增长联系起来,从而可以划到增长点,带动整个经济的回升。但是乘数效应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自动起作用的。凯恩斯研究了阻碍投资乘数发生作用的因素,例如,在战争等极端情况下,新投资可能不会伴随消费的一般增长,而是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乘数原则根本不会起作用,因为生产的追加投资不会造成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再者,在一般情况下初期投资的乘数效应也会由于利率的提高而受到削弱,从而使后期投资进而就业和收入的多倍增加受到影响。政府进行的初期投资对利率的影响取决于政府采取什么方法来保证投资的来源。如果政府通过在货币市场上大规模举债来保证投资来源的话,那么国家投资就会造成利率上升,这又会使投资乘数效应化为乌有。如果通过税收或低息借款的方法,政府投资的这一消极后果就可以避免。如果初期投资造成物价的大幅度上升,这也会造成名义利率的上升,从而制约后期投资。物价的上升可能是因为生产投资品或消费品的部门对需求的扩大没有来得及做出扩大生产的反应。凯恩

斯认为,如果主要用进口来满足消费需求的话,会从根本上弱化就业和收入的多倍增长。对资本品的生产投资不会造成对本国生产者生产的消费品需求的真正增加,而初期投资的乘数效应反而会被外国商品生产者利用。

综上所述,阻碍投资乘数效应的因素有:随投资一起总体下降的消费(凯恩斯认为在和平时期这是不可能的);阻碍后期投资的利率上升或保持较高的利率水平,同时过高的利率会造成政府在货币市场上大规模举债和物价上升;主要用进口来满足消费需求。很显然,这些阻碍投资乘数效应的因素在俄罗斯经济中几乎都存在。1992—1997年期间虽然对一些经济部门(能源、石油开采、冶金)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是由于消费水平的总体下降,这些投资并没有对整个经济中的收入和投资的增加产生乘数效应,高利率也阻碍了进一步的投资,消费需求的50%是由进口来满足的,而凯恩斯认为20%就足以严重削弱投资乘数效应。所以,1993年和1995年俄罗斯某些工业部门的增长并没有带动整个经济的回升。显然,通过寻找主要部门的增长点来推动俄罗斯经济的增长是不现实的,而应当从消除制约投资乘数效应的因素方面出发,刺激工业各部门的大规模投资。

主要参考文献:

- [1]李新. 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M].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
- [2]李新. 俄罗斯经济改革存在的几个问题[J]. 国际问题论坛,1998,(3).
- [3]Rianzanov V. Economy Development in Russia [M]. St. -Petersburg,1998.
- [4]Abakin L.. Course of Transformative Economic[M]. Moscow,1997.
- [5]Kyraikov S.. Economic in Russia;Condition and Perspective [M]. Moscow,1998.
- [6]Saburov E.. Reform in Russia:First Stage[M]. Moscow,1997.
- [7]Putin V.. Russian in Frontier of Millennium [N]. Independent Newspaper,1999-12-30.
- [8]Lvov D.. Systematic Problem in Russia;Path to XXI Century[M]. Moscow,1999.
- [9]Avdasheva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es. Survey of Economy Policy in Russia in 1998 [M].Moscow, 1999.

Reflections about Russian Economic Reform in 1990's

LI Xin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China, 200433)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Privatization hasn't raise economic performance, yet made a few becoming financial oligarchs.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led to management vacuum and macroeconomy out of control. Monetarism led to downfall of financial system in the end. From the viewpoint of keynesism, there doesn't exist mechanism of selfrestoration in Russia. Russia must strengthen its national investment.

Key words: privatization; liberalization; monetarism; Keynesism; multiplier of investment